



大连海事大学

# 校友回忆录

(第二卷)

主 编 郑少南

副主编 刘明凯 潘仁善 隋雪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 (第二卷)

主编 郑少南

副主编 刘明凯 潘仁善 隋雪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 2009 郑少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二卷) / 郑少南主编.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632-2307-7

I. 大… II. 郑… III.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G649.28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9452 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凌海路1号 邮编:116026 电话:0411-84728394 传真: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幅面尺寸:160 mm × 225 mm 印张:28.25

字数:419千 印数:1~4000册

责任编辑:黎为 封面设计:王艳 责任校对:张慧

ISBN 978-7-5632-2307-7 定价:60.00元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二卷)  
编委会

主任:王昭翮 王祖温

副主任:郑少南

主编:郑少南

副主编:刘明凯 潘仁善 隋雪梅

编委:杨莉 黄晔 张秀春 杨文薇 张薇

## 前 言

百年海大,薪火相传。2009年6月6日,中国高等航海教育暨大连海事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校庆是大连海事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所有海大人光荣与梦想的盛典,也是推动学校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机遇。几代人的心血汗水,铸就了今日的丰碑。老一辈学者的无私奉献,海内外友人的鼎力支持,众多校友的骄人业绩,永远镌刻在这座丰碑上。忆往昔,海大园丁、学子心中珍藏着太多的怀念,积淀着无尽的感动,涌动着奋进的豪情。为追忆过去、展望未来,同时为凝聚校友和师生员工们的爱国爱校热情,弘扬大连海事大学的优良传统,学校遂决定编辑出版《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二卷)。

本书收录的内容包括校友们的自传、小传,成才之路的真实记录,老校友对学校历史的回顾,对学校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的回忆,老校友对后来学子的殷殷期望等,桩桩件件事、字里行间中,体现出的是老校友对母校的无限热爱和良好祝愿。

校友,母校永远的牵挂;母校,校友力量的源泉。大连海事大学已走过百年的历程,成为千千万万学子魂牵梦绕的母校。检阅这些校友的辉煌成绩,有港航企事业单位的中坚力量,有教育界教书育人的师者,有政界飞黄腾达的人民公仆,更有可贵者,有一大批校友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的奉献,看似平凡,实则伟大。

当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二卷)”,登出征稿启事、发出约稿函后,很快地得到了广大校友的积极响应,有的老校友看到征稿启事后,远隔重洋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寄来稿件。有的老校友在收到约稿函后,带病撰写,有的老校友在撰写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对于一些细节有些模糊,他们就四处查档案、挖掘资料,对每个数字都进行认真核实。正是得益于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使大连海事大学的优良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可以说,《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二卷)是校友对母校情感的延续、对恩师深深的感谢、对同学友谊的眷恋、对学

校发展的见证和对学校美好未来的憧憬,是感情的纽带,是力量的源泉。

巍巍学府,世纪承传。大连海事大学在百年的办学历程中,立足航运、服务交通、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以服务国家为己任,以兴学育人为根本,秉承以“学汇百川,德济四海”为校训、以“坚定、严谨、勤奋、开拓”为精神、以“同舟共济、艰苦卓绝、科学航海、爱国为根”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立了具有时代特征、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先进校园文化体系,构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航运人才培养模式。让我们共同祝愿大连海事大学能够继往开来,为国家输送更多更优秀的航运人才,为共和国的大厦浇筑出更加坚实的顶梁柱;让我们共同祝愿母校今后蒸蒸日上,越办越好,早日实现“建设世界第一流的高等航海学府”的奋斗目标。

## 目 录

- 一次难忘的航行 ..... 陈荫根(1)
- 我就读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和后来合并到重庆交通大学时的有关情况  
..... 陈嵘祖(3)
- 逝去的岁月——军运忆旧 ..... 朱 乾(6)
- 航海·游学·求实 ..... 吴士中(12)
- 忆同学陈景岩、顾鹤,以及他俩和双“船王”交往二三事 ..... 吴士中(20)
- 现代远航领域先驱人——纪念中国高等航海教育暨大连海事大学  
建校 100 周年 ..... 吴士中 杨懋修 罗守平 张作云 周继贤(23)
- 忆初“外借”记 ..... 罗守平(30)
- 我的一些回忆 ..... 杨懋修(36)
- 一次难忘的航程 ..... 贝汉廷(44)
- 欢呼海大百年光辉史 回眸我的八五人生路——献给海大百年寿诞  
..... 李浑成(48)
- 回忆担任联络员的经历 ..... 苏文豪(72)
- 校史中光辉的一页——回忆香港招商局起义和护产斗争中的校友们  
..... 浦宝康 周光庭(76)
- 团结群众 积蓄力量 壮大队伍 迎接解放 ..... 汪 浩 张若庆(83)
- 我们和起义船员心连心 ..... 袁明钊 黄元信 程小川(91)
- 上海航务学院北迁始末 ..... 庄志刚 洪声振 浦宝康(97)
- 我的点滴回忆 ..... 浦宝康(100)
- 怀念贝汉廷船长 ..... 浦宝康(107)
- 回忆周均时校长的一次谈话 ..... 张一诺(治华)(109)
- 怀念朱杰同志 ..... 杨守仁(111)
- 难忘的联络员生活 ..... 杜光琪(113)
- 我的海大岁月 ..... 陈祖慰(116)
- 校友杨志雄先生轶事 ..... 陈祖慰(128)
- 忆北上专列——记上海航务学院师生迁连旅途经过  
..... 杨 燿 王 琮 洪声振(131)

怀念为中国远洋事业作出贡献的周延瑾总工程师 .....	卓东明(136)
重访葫芦岛母校故址 .....	洪殿清(145)
迁校北平后的颠沛生活 .....	洪殿清(151)
忆校园琐事 .....	陈志纯(154)
不言众山小 只要肯攀登——忆我校篮球队成长之路 .....	徐以介(157)
我的经历 .....	张永根(162)
我的退休生活 .....	张永根(169)
忆我们的实习工厂 .....	陈茂仪(171)
记东北航海学院轮机系 50 级春季班 .....	唐克璋 潘延龄(173)
太平洋漂流 28 天 .....	徐嘉受(185)
大连海大摇篮曲 .....	徐嘉受(193)
海员是人类和平大使 .....	徐嘉受(200)
回忆东北航海学院时期的军乐队 .....	常学谦(205)
白山凌水的岁月 .....	卫铁峰(210)
中国船舶科技工作的骄傲——程根清发明“自然导风垫气”船舶降阻技术纪实 .....	刘学范 钱耀鹏(233)
回忆大连海事大学从专科到大学的发展 .....	刘定宇(238)
回忆学校往事 .....	刘荣钧(242)
回忆海院 40 年的大发展 为海大百年历史作出杰出贡献..... .....	吴景宁 陆让之(245)
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 .....	贾欣乐(268)
铭记东北航海学院的教诲与关爱——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无产阶级 航海教育家朱杰 .....	贾欣乐(275)
博导生涯中几件难忘的往事 .....	贾欣乐(280)
执教 WMU .....	贾欣乐(288)
商船学校岁月——一段难忘的回忆 .....	徐润田(296)
记在校第一次实习生活 .....	王文煜(305)
“长征”与远航——壮年“长征”，“暮年”远航 .....	王联福(310)
建港英豪 继往开来——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士楞同学 .....	李乃阳(319)
峥嵘岁月 如日中天——群星璀璨、闪烁光辉的港埠工程系 .....	李乃阳(321)
难忘凌水情 .....	杨延德 萧汉梁(330)
我爱海大,我更爱大海——献给母校百年华诞 .....	汪育才(333)
航海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	奚洽良(338)
难忘的远洋实习 .....	季忠恕(348)



---

校友情谊 .....	张云鹏(356)
海大百年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 .....	田慧民(360)
我国高校校际协作的先河——记交通部工科高等学校物理协作组 .....	郑贤雪(364)
我的航海情结 .....	吴 恒(367)
凌水湾之恋——海大百年华诞之感怀 .....	张德一(375)
跨世纪相会——激越年华 .....	张德一(380)
步行串联——老照片引发的回忆 .....	刘宗德(382)
20 世纪 70 年代无线电系研制的“中国第一”大屏幕航海雷达 .....	刘人杰(386)
远洋实习感触点滴 .....	林火平(392)
曙光在前——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迎解”工作 .....	赵明剑(395)
忆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 .....	王崇让(396)
我所知道的福建航专 .....	林鹤龄(398)
黄桷埡山后墓碑的轶闻 缅怀老校友——周均时烈士 .....	曹虎沛(400)
万里航程上留下的足迹——忆我校外派“OLYO”轮船员 .....	海 达(403)
中国人烙上鲜明的中国印——无刻蚀镀铁技术研制者董玉华 .....	丹 丹 从选斌(407)
勇闯鄂海 .....	达 宣(412)
一件难忘的事 .....	易 华(415)
吴淞不了情——此文献给大连海事大学建校 100 周年 .....	佟成权(418)
我的海事 85——为校庆百年、毕业廿年而作 .....	祝默泉(434)
后记 .....	(442)

## 一次难忘的航行

陈荫根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局任客船船长,航行在大连、天津、烟台、青岛等港间十余年,运载过数十万名旅客,处理过许多突发事件,其中最使我难忘的一次航行,就是接待朱德委员长、贺龙元帅,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朴成哲搭乘“民主15”号轮出航视察。

1963年5月9日,我轮在天津港准备中午上客驶往大连。上午10时,天津港务局齐局长和客轮站董站长来到我轮,向我和政委交代:“明天朱德委员长等贵宾将乘轮出航大沽口视察。”并称这是一个重大政治任务,要保密,还要确保安全航行。

依照齐局长的安排,我轮于中午12时移泊,16时停靠新港新建二号码头后,立即召开船员大会,传达这次重大任务,要求船员会后不离船,不与外界联系,彻底检查自己主管设备确保安全;要求船长、政委、轮机长、大副清理自己的房间,供四位贵宾休息,客运部整理客房,招待随从人员;要求部分船员明日早晨穿着制服在码头列队迎接贵宾;航行中,船员要坚守岗位,不随意串走等事项。

10日清晨,水手们在船上悬挂满旗,把“民主15”号轮点缀得更加华丽。上午8时,港务局派来王引航员,协助船长确保船舶航行安全。他带来上级指示:“船员提前做好开船准备工作,不举行列队欢迎仪式,贵宾登轮后,立即起航。”港务局还派来四艘拖轮,悬挂满旗,前来护航。

上午9时,贵宾们分乘二十余辆小汽车驶进码头,船上广播室播奏迎宾曲,当朱德委员长踏上船梯时,船主桅升起了五星红旗。在港务局齐局长的引领下,贵宾们走上驾驶台,我同朱德委员长、贺龙元帅、崔庸健、朴成哲逐一握手,表示欢迎,这时,随行记者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闪光灯不断闪烁,整个驾驶台沉浸在欢乐气氛中。

开船了,汽笛一声长鸣,拖轮四相呼应,我轮缓缓离开码头,驶入正航道,两艘拖轮在前导航,两艘拖轮在后护航,形成了一列船队,浩浩荡荡地向大沽口前进。引航员每隔十分钟向港务监督室报告船位及航行

正常。

当船驶过大沽口灯船时,我陪同四位贵宾登上驾驶台顶层甲板,当时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在宽广的海面上极目四眺,顿觉心胸开阔。我向贵宾们介绍了“民主15”号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客货船,所有造船材料、设备、机器、仪器等都是国产的,船舶性能良好,特别对旅客的生活设施和安全设备,都有周密考虑和配置,自1959年建成投入营运,行驶各航线,深受旅客赞扬。我还回答了贵宾的提问,讲述了大沽口的天气、水深、潮汐、冬季冰冻等情况。

贵宾的午餐,由天津外事处供应,我有幸分得一盆丰盛的盖浇饭。餐后,朱德委员长在我房间休息时,向我了解船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想到一位中央领导人,为国家大事辛勤操劳,现在又关心船员生活,真使我万分感动。

下午4时,按预定时间返航抵新港码头,崔庸健委员长来到驾驶台赠送船员八条方巾,方巾上绣有千里马图案,象征着朝鲜人民奋发腾跃的精神。我因忙于指挥船舶靠泊,只能在驾驶台目送贵宾们离船,乘汽车飞驶而去,圆满地结束了这次特殊航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载了较详细的报道,并附有四位贵宾在顶层甲板罗经座前的合影。

四十三年过去了,贵宾们的魁梧身躯,豪爽气概,经常在我脑海中呈现,这次航行,我能与两国委员长握手交谈是我一生的荣幸,也为我局海运史上留下了最珍贵的一页。

陈荫根:1934年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1938年毕业,历任船长。

## 我就读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和后来合并到重庆交通大学时的有关情况

陈嵘祖

1939年冬,我毕业于四川省宜宾县立初级中学第二十三班,随即到省会成都去考高中。我在初中时成绩不错,故报考高中就选最好的学校去考。当时在成都最好的学校有三个,即成都联合中学(后改名石室中学)、省立成都中学和成都县立中学,我考最前面的那个。石室中学据说是汉朝蜀郡太守文仲翁创办的,那时的名人杨雄、司马相如和现代名人郭沫若先生都是在该校毕业的。那次报名一千余人只录取了五十人,我有幸被录取了。那时是抗战时期,为避日本飞机轰炸,学校迁到了成都附近的新繁县清凉寺。1942年夏天,我还差半年毕业,便急不可待地以同等学力资格在成都报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第一志愿是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第二志愿是重庆商船专科学校。西南联大是当时有名的民主堡垒,而船舶是我历来所喜欢的。结果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于是便决定去西南联大。从宜宾去昆明应该先到泸州,再乘汽车去,可是道路崎岖,故决定改经重庆乘飞机去。后来因为飞机票久未落实,超过了报到期限而不能去,而重庆商船专科学校的报到期也已超过,经我在交通部工作的叔父陈彰集批评一通后才联系商船专科学校,让我去报到注册入学,那时已经开学一个月有余了。该校位于重庆下面的江北岸,名叫“头塘”,也叫“溉澜溪”。在朝天门码头有定时的摆渡船直接到达,如过了时间则可先摆渡到江北岸,再步行经民生船厂去溉澜溪,约一小时多点可达。“溉澜溪”在山坳凹里,学校座落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山脚下。进入学校的路在东面山脚下,有一牌楼,其一边悬有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字样的校牌。入牌楼后右边山上有食堂,左边山下有学生宿舍。北面山脚下有大礼堂,西面山脚下有教室等。

大约在1943年初夏,在一个星期一的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在多数同学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利用来驱赶校长宋建勋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国民党当局规定每周一上午,上课前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主席多数是校长;司仪多数是值周学生班长。议程是:全体肃立;



图片说明:抗战时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学生准备去牺牲

(此时,主席面向党、国旗及总理孙中山遗像,即同大家一个方向)唱党歌;向党、国旗及总理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孙中山遗嘱,全体循声朗诵;静默三分钟;默毕;请坐下;请主席讲话。那天是校长宋建勋当主席,当程序进行到静默三分钟时,在场的人都拿到分发来的一面小旗,旗上写着:“为办好学校,请宋校长下台”等口号;当进行到默毕、请坐下、主席宋建勋校长转过身来面对大家时,有人带头喊宋建勋校长下台、离职,甚至有人喊他滚蛋。只见他气呼呼地说:好!我走,我走!大会就此宣告结束了。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训导主任郭恒受命搞的。郭恒同宋建勋都是国民党员,但派系不同,因而有矛盾,才干出上述事来。过了没有几天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学校发生了在严肃的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赶校长事情,勒令停办。全体教职员和学生等候处理。我们在学校等了十多天没有消息,就各自回家了。到了七月的某天,我在家得到通知:于当年暑假结束,即9月中旬到九龙坡重庆交通大学报到。我按时去报到,被告知,我们造船科由科改系,因此以前读的一年不算,要重读。但后来的事实是课本和教师都和原来在商船专校的一样,却不予承认,真是没有道理。可是,那时能向谁诉说呢?只好算数。至于驾驶、轮机两专科则按原定时间毕业,没有拖延。因此,我在重庆交大读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2月学校迁回上海,来到上海徐家汇上海交通大学读工学院造船系,于1947年7月毕业。因当时无船可造,不得已于

---

同年8月4日进上海招商局,上船做轮机员。

陈嵘祖:1942年入重庆商船专科学校造船科,1943年并入重庆交通大学造船系,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轮机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远洋公司船技处处长。

## 逝去的岁月——军运忆旧

朱 乾

### 前 言

年华似水,岁月如流。自1948年初抵台湾,转瞬之间,时光已然超越了一个甲子。回首前尘,恍如昨日,昔时青壮之少年,如今已成白发垂垂之老翁矣。人生经历虽如南柯一梦,但其间所发生之各项事迹,不能不濡笔以记之,为他日保留此种特殊之际遇,作为佐证也。

当时,笔者正在从事商船航运工作,担任中国油输公司万吨油轮“永清”轮之三副,于1948年岁暮,从上海高桥码头出发,预定驶往波斯湾的“邦德马歇尔”港装载原油,运往台湾高雄港炼制,然后,载运重油,亦即是燃料油,回返上海。正当我们回航的时候,大陆上的军事情势突然逆转,和谈破裂,战端再起,船上的消息只有依靠无线电的新闻广播。回程之中,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形势的发展,希望能够早日回返上海。离开波斯湾,进入印度洋以后,一路上噩耗频传。经过新加坡,就知道上海已经撤守,直到抵达高雄港,才知道“永清”轮已经是无法回返上海了,从此流落台湾,直到如今。“永清”轮在卸完油品以后,就此停泊在高雄港内,成了艘“老锚船”,虽然随时可以待命出发,但已不知道何时才能成行了。

大陆上的军事情势快速地转变,国民党当局已经迁移到台北。1949年是变化最复杂的一年,直到1950年5月,舟山大撤退以后,才算是安定下来。其间,因为军事情况的调度和需要,自然地,就用上了我们的商船来作为兵员运输的工具。“永清”轮虽然是一艘油轮,但恰好正是一艘旧式的油轮,在结构上,主甲板以外,船上另外设有一层遮蔽甲板,简单地说,就是有两层主甲板,空间比一般的商船为大,每次装载的兵员,约可一万人,也就是说可以装载一个师的兵力。因此,就成了军运中的重要对象,我们先后总共装载过五次军运:广州湾转进一次,海南岛撤守两次,金门调防一次,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舟山大撤

退”。这是一次惊人的行动，留在台湾的所有军舰和商船全体出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将戍守在舟山群岛上的所有兵员和物资全部撤回台湾，以增强防卫台湾的战力。这些行动当时都是最高机密，如今，时间已然超越过了半个世纪，已经没有什么“机密”之可言了。因此，我才能提笔写下这篇文章，其间，所发生的各项特殊情况，真正是“罄竹难书”，许多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几次的军运之中，天长时久，如今，我也只能凭着记忆来写下这篇文字的报道了。

### 广州湾转进

“转进”就是“撤退”，因为军队里忌讳说“退”字，所以用转进来代替撤退。我们“永清”轮奉命驶往广州湾去载运第一兵团的兵员，调往海南岛去增强防务。当时，我们的船长是何同濂老前辈，大副是毛应夏兄，二副已由我升任，三副则是钮国亮兄。军运是有奖金的，记得当时我就用奖金买了一块金子，如今仍然保存在我银行的保险箱之内。

国防部派来一位联络官，作为负责船方与军方的联络官，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联络官的指示行事。广州湾可不是广州，而是在广东省南部，雷州半岛上的一个重要的港口，以往是法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建设相当的优良，在我们航海人的印象中是最有名的“标杆引航”，是国内其他各港所没有的导航设施。

“永清”轮到达了广州湾以后，靠好码头，陆续地就有部队上船，官员中最先来船的是一位师长，接着来的是一位军长，姓刘名仲荻，倒是个相当儒雅的名字，最后到船的是司令官沈发藻，沈司令官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身材矮胖，气宇轩昂，当然，养尊处优，自然也就心宽体胖了。

部队上船了，全部是江西人，“老表”，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兵团，当时已经是模仿日本陆军制度，以兵团司令官的名字为兵团名字，因此，“永清”轮就承载了整个沈发藻兵团的全部兵员，准备转进，增强海南岛的防务，结果是一个兵团变成了一个师，人都到哪里去了？难不成是全体为国捐躯了吧。当时，盛传有“吃军饷”的话，司令官把全部军饷，用私人账户，存入香港外商银行，然后，提取其中一小部分的存款，来支应一切开销（此种情况将要在以后所发生的情事中得到印证）。

“永清”轮本来的任务是载运兵员，转移到海南岛去增强防务，结



果,开航以后,透过联络官、司令官的交代,不去海南岛了,立刻直驶台湾高雄港,如此一来,整个的沈发藻兵团就算是撤回台湾了。在到达高雄港的第二天,报纸上以末版新闻登载了一小条“第一兵团司令官沈发藻前往台湾草山行馆晋见总统”的消息,一切都在不言中,平安无事。

### 海南岛撤守

我说“撤守”,而不说“撤兵”,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撤到什么“兵”,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少数的“散兵游勇”而已,倒是撤退了不少政府的公务人员和眷属。“永清”轮初到海南岛北部的港口、海口,抛锚待命,一等就等了半个月,简直是无所事事,每天只用望远镜看到一些政府要员们乘坐汽车来开会。当时的军政长官是陈济棠,以前曾经号称过“天南王”的广东大亨,后来,因为卜卦“机不可失”,以为欲图大事,机会不可失掉。结果他所拥有的空军飞机队,黄光锐队长向中央投诚,“天南王”就此垮台。后来,陈济棠最后也撤退到台湾,最终,在台北圆山附近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陈氏墓园”,我还曾经去参观过。当时,“永清”轮锚泊的地方离岸不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活动,其实,一切都是空转,最后仍只好撤退到台湾,终老是乡了。终于,我们得到了指令,驶往南部的榆林港(现名三亚)去接一些撤退公务人员和眷属,如此就算是完成了第一次撤退海南岛的任务了。

第二次任务,驶往海南岛去撤兵,仍旧是先行抛锚待命。海南岛一共只有两个海港,北部的海口和南部的榆林港,当时,“永清”轮锚泊在海口待命。这次,我们的船长换了人,何船长转任民营公司船长,因为待遇比较好,接任是邹宗祥船长。邹船长的经历真是非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一条荷兰船上任三副,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的船正好离开日本,满载煤炭,南驶爪哇,当时,全船人员都恐惧万分,外籍船长为了躲避潜艇攻击,立刻下令改向东驶,直驶到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荷兰港,以后,邹船长就居住在美国西岸,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进修,并获学位。邹船长身材高大,一表人才,英语流利。待人和气,深受部属的爱戴。

最后,我们终于获得了指令,要我们把船开到海南岛东部某处海岸的岸边,既无港口,又无码头,要我们去接运退下来的兵员,全用渔船接